

当代台湾作家系列

小说卷

紫色的

雾

◎ 张 漱 菡 著



常君实主编

●台湾当代佳作系列·小说卷

紫色的雾

(台)张淑蕙 著

●京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紫色的雾/张漱菡著. —北京:京华出版社,1997.8

(台湾当代佳作系列·小说卷/常君实主编)

ISBN 7-80600-232-4

I. 紫… I. 张… 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4733 号

版权号:京权(图)字:01—95—516

京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11 北京市安外青年湖西里甲1号)

北京宏远兴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毫米 32开 11.125印张 240千字 2插页

1995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数:3001—10000册 定价:15.00元

序

常君实

台湾的当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种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有它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及其他一些因素。台湾现代文学在发展的历程上,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日据时期,一个是台湾光复以后。以台湾对于新文学的发展时期的划分,从“五四”到现在,均统称为现代文学。

一 日据时期的台湾现代文学

日据时期的台湾现代文学,是指从1919年“五四”起至1945年台湾光复这个时期的台湾现代文学。1895年因“甲午之战”,日本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台湾被日本霸占。日本统治者不仅对我台湾同胞实行独裁统治,而且强迫台湾同胞学日语,强迫台湾作家用日文写作。1937年,日本统治者发布命令,明令禁止中国的语言文字在台湾使用和流

传,企图从语言文字上奴役、同化我台湾同胞。并且日本强行废除全台湾所有的汉文文学机构。日本还规定台湾的青年学生如升大学深造,不得学习政治、法律专业,只能学医学。但是,不愿意做奴隶的台湾同胞抗日的怒火一直在燃烧着,大小、各种形式的反抗日本统治者的斗争,一直在台湾全岛各地不断发生着,特别是“五四”以后,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更是规模一次比一次地壮大。这时期生活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压迫下的台湾爱国作家,很多人仍坚持用中文写作。在他们的很多作品中,都深刻反映了台湾同胞遭受日本统治者压迫的苦难生活,写出了台湾同胞的觉醒,写出了台湾同胞争取自由解放的殷切心愿和坚强信心。在一些作家被迫用日文写作的作品中,也有很多是写反日爱国的。这方面的代表作,也就是台湾现代文学史上早期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重要的有:赖和的短篇小说《斗闹热》《一杆“秤仔”》《觉悟的牺牲》,陈虚谷的短篇小说《荣归》《无地申冤》,杨逵的短篇小说《送报夫》《无医村》《鹅妈妈改嫁》,吴浊流的短篇小说《功狗》、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张我军的诗集《乱都之恋》、短篇小说《诱惑》,洪炎秋杂文《闲人闲话》,朱点人的短篇小说《岛都》,杨守愚的短篇小说《元宵》《中秋之夜》《一对情侣》《冬夜》,杨云萍的短篇小说《光临》《黄昏的蕉园》,吴新荣的诗《道路》《故乡的春祭》,吴希圣的短篇小说《豚》《丽娜的日记》《人间杨兆佳》,张文环的短篇小说《花坦之家》《闹鸡》,张深切的散文《铁窗随感录》,林精镠的短篇小说《忧郁的面纱》《憨猪仔舍》,陈千武的诗集《密林诗抄》等等。

二 台湾光复以后的台湾现代文学

194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被日本侵占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中国神圣领土台湾归还中国,台湾才又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台湾现代文学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台湾被日本侵占时,台湾的原有报刊都是日文的,台湾光复后,报刊等都要用中文出版,其他方面,也都要恢复推广使用中文。遭受日本压迫多年的台湾老作家和台湾全省同胞一起,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这时许多台湾老作家能够重新自由地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进行写作,以极高的热情投入了新的创作,写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但是,台湾光复后,从40年代末期至50年代,台湾仍是以农业为本的社会,经济不发达,社会不景气,人民仍在艰苦困难中过日子。台湾的作家大多是靠工薪生活,专业作家少,所以台湾现代文学在台湾光复后,虽然有了一些新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少反映台湾人民生活的好作品,但总的说来,文学创作仍是不景气的。从60年代开始,台湾从农业经济社会转变为工商经济社会,台湾的整个经济情况开始好转,报刊逐年增多,出版事业开始走向兴旺,提供作家发表作品的园地多起来,台湾现代文学的发展,才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现在台湾有报纸60多种,每种报纸都有文学副刊,而且版面是整版的,有的是对开两大整版。期刊杂志4000多种,其中文学杂志100多种。出版社2670多家,多数是文学专业出版社。一般一本书出版周期,从发稿到出书为一个月。台湾的稿酬也

高。文艺社团 100 多个,各社团的一个经常任务,就是定期举办文学作品的评奖活动,奖励优秀作品的作者。台湾多家报社、有关部门和团体,也经常举办各种文学作品的评奖活动,重奖作者。去年一二月间,我在台湾访问近两个月,了解到台湾各报社、文艺团体和有关部门设立的文学作品的奖励名称之多,也是令人吃惊的。另外,台湾一些大的工商企业,如嘉新水泥公司等,为促进台湾文化事业的发展,也设立了著作优良奖,其中包括文学作品。我认为这些有力的措施,对于促进台湾文学创作的繁荣,是一些重要的因素。

50 年代至 60 年代,台湾的新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少新作,例如反映台湾农民生活的有:钟理和的长篇小说《笠山农场》,台湾著名女作家张漱菡的长篇小说《翡翠田园》,宋泽莱的长篇小说《变迁的牛牯湾》,谢霜天的短篇小说《黑面庆仔》,王禎和的短篇小说《嫁妆一牛车》,张文环的长篇小说《滚地郎》;以抗日为题材的有:孙陵的长篇小说《大风雪》的续篇《莽原》,孟瑶的长篇小说《这一代》,尹雪曼的长篇小说《迟升的太阳》,聂华苓的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反映青年恋爱和婚姻纠葛的有:墨人的长篇小说《白雪青山》,华严的长篇小说《智慧的灯》《七色桥》,赵淑侠的长篇小说《我们的歌》,张漱菡的长篇小说《意难忘》,小民的短篇小说《婚礼的祝福》;写中国留美学生生活的有:於梨华的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尹雪曼的散文集《海外梦回录》;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有:梁实秋的散文集《雅舍小品》《雅舍散文》;写城市人民生活的有:林海音的短篇小说《城南旧事》等等。

70 年代至 90 年代以后,台湾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出版了许多重要作品,如:林语堂的杂文集《无所不谈集》,墨人的 160 万字的长篇小说《红尘》,高阳的长篇历史小说《胡雪

岩《清宫外史》《武则天》《翁同龢传》，冯冯的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微曦》，华严的长篇小说《玻璃屋里的人》《不是冤家》，王黛影的长篇小说《莎堡春梦》，呼啸的长篇小说《梦里人生》《死亡弥撒》，萧丽红的长篇小说《千江有水千江月》，司马中原的长篇小说《春迟》《狂风沙》，施叔青的长篇小说《牛铃响声》，林怀民的长篇小说《变虹记》，杜若的长篇小说《同是天涯沦落人》《一百朵蔷薇》，白先勇的长篇小说《台北人》《谪仙记》，王文兴的长篇小说《家变》，繁露的长篇小说《养女湖》《轻舟已过万重山》，七等生的长篇小说《削瘦的灵魂》，徐蕙蓝的长篇小说《金缕曲》《金色时光》，张淑茵的长篇人物传记小说《直心巨笔一书生——胡秋原传》，尼洛的长篇小说《山茶与露》，杨念慈的短篇小说《风雪桃花渡》、长篇小说《废园旧事》，郭良蕙的长篇小说《黑色的爱》，姜穆的长篇小说《黑地》，陈映真的短篇小说《唐倩的喜剧》，依风露的长篇小说《漂泊夫人》，朱西宁的长篇小说《茶乡》，从苏的长篇小说《白色的网》，朱秀娟的长篇小说《女强人》《大时代》，王拓的长篇小说《台北，台北》，杨青矗的长篇小说《流转的地灵》，廖辉英的长篇小说《盲点》《负君千行泪》，陈艳秋的长篇小说《千缕心愁千缕情》，李冰的长篇小说《陋巷春暖》，萧飒的长篇小说《小医生医生的爱情》，欧阳子的短篇小说《魔女》，丘秀芷的长篇人物传记《剖云行日——丘逢甲传》、散文集《悲欢岁月》，张秀亚的散文集《石竹花的沉思》《爱的轻歌》诗集《爱的又一日》，柏杨的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西窗随笔》，艾雯的散文集《倚风楼书简》《海港书简》《缀网集》，胡品清散文集《今日情怀》，郑明嫻的短篇小说《地获谷》、散文集《教授的底牌》，余光中的散文集《余光中散文选》、诗集《余光中诗选》，痖弦的诗集《血花油》，罗门的诗集《整个世界停止在起跑线上》，以及丹扉、澎湃的杂文等等。这些

作品,从不同角度,深刻反映近二三十年来台湾同胞的生活与台湾的社会面貌,都是一批难得的佳作。

最近几年,在台湾文坛上,又涌出来一批生力军,如散文家张晓风,散文家、小说家林清玄,诗人、散文家张香华,散文家匡若霞,散文家王玉佩,小说家朱天文、朱天心,散文家应平书、风们子等等。他(她)们以一本本不同凡响的新作,受到广大读者的赞誉。

不过,这里还应当提到的是,就台湾几十年来文学发展的情况来看,在作品的数量上,作品最多的是散文、杂文,其次是小说,再其次是诗歌,相对来说,话剧、电影、电视剧剧作及儿童文学作品就比较少些。这是台湾现代文学的一些比较薄弱的环节。

1987年,台湾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开放政策,允许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已有几百万人返回大陆与他们阔别40多年的亲人团聚,其中也有不少台湾的作家。随着他们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台湾文学作品被介绍到大陆出版。近几年来,大陆各地出版了台湾作家的一些作品。这些作品成了大陆广大读者争相购买的读物,有的作品印数多达数万册以至几十万册,仍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一些台湾作家创作的电影和小说作品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与电影在大陆放映,观众就更多了。大陆的读者和观众从台湾作家的作品中,了解了台湾同胞的生活和台湾的社会面貌,也从作品中获得了有益的艺术享受。因为台湾是我国的一个省,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都是炎黄子孙,台湾同胞的一切,自然都是大陆同胞所热切关注的,台湾作家的作品在大陆受到广泛的欢迎,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近几年来,在大陆出版的台湾作家的作品,同台湾几十年来出版的大量的优秀的文学作品相比,台湾作家的作品介绍到大

陆出版的,却是太少了。我们为了让大陆的广大读者阅读到台湾更多的优秀文学作品,同时也为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为国内外研究台湾现代文学的专家、学者提供一套比较全面的作品资料,我和京华出版社共同研究决定发起编辑出版这套《台湾当代佳作系列·小说卷》。这一系列包括台湾著名作家墨人、华严、尼洛、徐蕙蓝、呼啸、张漱菡、王黛影的共七部优秀的长篇小说。我作为这套丛书的主编,实在有说不出的高兴。但这里还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些书的出版,一个是这些书稿都是台湾作家朋友推荐提供的,一个是得到大陆出版社朋友的支持与合作,在此向这些朋友表示感谢。

1

七月盛夏的一天——

骄阳像火伞一般普照大地，马路上的柏油被烤炙得软软的，当车辆辗过时，那微带弹性的地面，似乎在颤抖中发出痛苦的呻吟。不用说，这又是一个酷热的天气。

这是台北市某女中举行毕业典礼的日子。

这天，自上午九时起，那布置得十分堂皇的大礼堂里，便开始了庄严肃穆的典礼仪式，直到十一点多种，才告完毕。接着是技能比赛和成绩展览，教室中在头一天就已布置好了展出的各科成绩，来宾和家长们也在愉悦的心情下各处参观。

高中部的应届毕业生之中，有两个非常特出的同学锋头最健，也最引人注目。一个是玉立亭亭，肌肤如雪的白洁；另一个是身

材适中，五官俏丽的陈静慧。原因是她们两个都有着出色的姿容，并且各科成绩的最高分，几乎全被她们俩人包办了。白洁以国文英文音乐见长，陈静慧却以数学地理和手工艺见长，其他的课程，她们成绩也都在八十分以上。而她们二人的总平均分数，却仅以数分之差，让白洁夺了魁，获得了第一名毕业的荣誉，陈静慧屈居第二。

这一天在兴奋愉快的气氛中结束。日暮崦嵫的时候，同学们才在依依不舍的心情下，与母校告别，三三两两的归去。

白洁与陈静慧在功课方面，一向是竞争的对手，但在私谊方面，两人却是情投意合的好友。这时她们又并肩携手一同步出校门。

“静慧，我简直形容不出我现在的心情，真奇怪！毕了业，原该高兴，可是我反而伤感的样子，想到前途，就更加矛盾了，似乎很乐观，又似乎很渺茫！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白洁微蹙着浓黑而清秀的长眉说。她那玉雪一般的面庞上，有着无限迷茫的神情。

“我还不是一样，可能比你更彷徨呢！”陈静慧幽幽地叹着气，然后她转过脸去问：“白洁，你决定升大学吧？第一志愿填什么学校？”

其实这个问题她们早已讨论过不知多少次了，但每次见面，仍旧以此为谈话的中心内容。白洁像往常一样回答道：“当然想升大学啊，不是说过好多次了吗？我还是想读师大，你知道我家供给不起我读台大的。”

“其实你要是读台大的话，以你的成绩，也一定可以申请到奖学金，花不了多少钱的。”

“才不见得呢！要是没有奖学金呢？”白洁望了对方一眼：

“而且膳宿费总得自理吧？要是读师大，就不必为这些伤脑筋了。”

“也好，师大毕业之后，工作也不必愁了。”陈静慧点点头。

“你呢，跟我一块儿去读师大好不好？”

“我？”陈静慧俏丽的脸上掠过一丝阴影，她过一会才说道：“我没有你那么幸运，混到高中毕业，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家庭的环境太糟了，人又那么多，要不是我的堂哥帮助我，恐怕连初中也读不成，这些情形你也知道，我还能妄想升大学？”

“读师大不必花家里什么钱嘛。”

“唉！”陈静慧叹了口气：“你想，我上面有七十多岁的祖母，下面有三个弟妹再加上我妈妈和我，全家大小六口，都要吃饭穿衣的！每个月的收支不平衡，我是老大，能不管吗？”

“唉！你的家庭也实在太复杂了！”白洁也不禁为之喟叹。

“可不是，有时候连我自己都闹不清，我的那个家究竟是怎么组织起来的。想想看，除了祖母之外，妈妈是后母，大妹是后母和她前夫生的，两个弟弟，一个是我母亲生的，另外一个也是后母生的，多好玩！这样一个稀奇古怪的家庭。”陈静慧自嘲似的苦笑了。“幸亏后母带过来的大妹也改姓了陈，要不然，这个家庭里，就得有两个不同的姓了！”

“真的，这种情形的确很少见。”白洁同情地说，“不过，你后母总算对你不错。”

“我不能昧着良心说话，我这个后母虽没受过什么教育，心地倒是很善良的，对我很好。”陈静慧幽然地低喟，“就是因为她很好，我才愿意为了家庭而牺牲自己的学业。要是她待我不好呀，我才不管呢！”

“那么你究竟作何打算？马上找工作？”

“唔！我想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在晚上学英文打字。”

“有没有进行呢？找工作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呀。”白洁认真地关心着她的好友。

“妈妈一个朋友在东门那边开了个洋裁补习班，可能叫我去帮忙。不过，待遇不会太好，所以我打算学会英文打字，将来找事，收入可以好一点。”

“呃，这也是个办法，不过我总觉得你不升学太可惜了！”

“命也如斯！有什么办法？”

“你倒是个宿命论者。”

“我又能怎样呢？逆来只有顺受了。”

这时两人已走到巴士站，加入了排队的长龙，不久，她们终于上了车。

2

又一个炙热的傍晚，白洁一回到家，她母亲白太太便迎了出来，两只手上还沾了一些面粉。

“妈！你在搞什么？”白洁撒娇地往母亲身上靠去，白太太却忙不迭地躲到一边。

“好极了，本来不饿，妈这一馋我，我忽然饿起来了。”白洁偏偏挨过去，用手揽住母亲的肩膀，歪着头，俯下面孔贴着对方的脸，一同往里走。母女两个的高度竟相差约两寸，白洁在母亲的颊上鸡啄米似的吻了一下笑着说：

“妈，您怎么越过越矮了？好像前年我跟您比过的，还差不多高嘛。”

“傻丫头，是你长高了嘛，妈怎么会变矮的。”白太太笑了，“不过，也难说，人老了，是会往回缩的，你看你都进了大学，小丫头

变成大小姐，我也该老了。”

“谁说的，妈才不过五十四岁，怎么能算老呢？”白洁一面抗议，一面偷偷地在母亲的面上搜寻，她发现母亲的白发又添了一些，眉梢眼角的皱纹，也更加明显。于是，她在吃惊中有着无限的酸楚。

“想想日子也真快，我四十五岁那年，你爸爸去世的，一转眼都十年了，唉——”白太太深深叹息了，女儿的话触动悲怀，她不禁感伤起来。

“妈，想那些干什么呢？走，咱们吃馅饼去，我都快饿晕了。”白洁深恐母亲伤心，连推带拉地往厨房走去。

“这孩子，怎么忽然就饿成这样。我看哪，你八成儿是馋，不是饿！”白太太笑了起来。

母女俩说着话就到了厨房，炉子上正煮着一锅什么东西，在突突地跳着。为了逗引慈母发笑，白洁故意深呼吸了下说道：

“妈，您别说，让我来猜，锅里煮的一定是绿豆稀饭是不是？”

白太太笑着摇摇头说：“不对，你猜错了。”

“那让我再猜一次，再猜错就罚我大扫除。”

“猜吧。”

“小米粥，对吧？”

“又错了。”白太太已笑眯了眼，“好了，再让你猜一次。”

“好，再猜一次，我不相信还猜不着，咱们一言为定，这回猜对了，妈明天给我做蒸饺吃；要再猜错，那我认输，您带弟弟看电影去，我在家洗衣打扫，决不逃债。”

锅里突突地冒着热气，一股红豆的香味弥漫在厨房中，白洁早就猜着是红豆粥了，但她故意装傻，翻着两只大眼睛说道：

“哦，我知道了，是酸辣汤，这回我该赢了吧？”

白太太伸出手轻轻打了女儿一下，极为欢畅地笑道：

“这孩子鼻子不管用，怎么不闻闻味儿呢？告诉你吧，红豆粥，大热天吃什么酸辣汤呢！”

“哎呀，又猜错了，真笨！”白洁佯装作懊恼地在自己的头上打了一下。

“别撅嘴了，我也不想看电影，衣服还有一大盆没有洗呢！”

“不，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弟弟早就想去看电影了，今天星期六，带他去好了。衣服交给我，等您回来一定洗好就是，别以为我什么都不会做。”

正说着话，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一蹦一跳地背着书包进来，说道：

“妈，赶快吃饭，让姐姐陪我去看电影，您答应过的。”

“弟弟别吵，答应你的事，几时赖过？等吃了饭，妈带你去，我看家。”白洁说着，便动手准备碗筷。

“真的？妈，您带我去？”白洁的弟弟白凯高兴地拍着手说，“那太好了，我喜欢跟妈出去，不喜欢跟姐姐出去。”

白太太挥掉儿子的手说：“别碰我袖子，快放好书包去洗手吃饭。”一面又问，“为什么不喜欢跟姐姐出去吗？”

白洁也同时追问道：“怎么？跟我出去有什么不好？”

“跟你出去最麻烦！好多人都要看你，每次都有人盯梢，好像苍蝇看见老母猪似的，盯上就不放，讨厌死了！”白凯皱眉咧嘴，满脸厌恶的神气。

白洁先是向她弟弟瞪着眼，最后忍不住嗤地一声笑了，赶过去在白凯的臀部打了两下骂道：

“少胡说，你才是老母猪呢！”

“打譬喻嘛，又没有说你就是老母猪。”白凯也回敬了一个